

(清)曹雪芹 程伟元 高鹗 著

红楼梦



下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
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本书以程甲本
为底本，选择近十种版本，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校勘，
力争在充分保持和吸收其他版本长处的基础上，更贴近当代读者。

黄 山 书 社 • • •

(清)曹雪芹 程伟元 高鹗 著

红楼梦

下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清)曹雪芹,(清)程伟元,(清)高鹗著. -合肥:黄山书社,2005.8

ISBN 7-80707-291-1

I. 红… II. ①曹…②程…③高…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4843 号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图书印装分公司印制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64.5 插页:32 字数:1200 千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上下册):68.00 元

目 录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9
第 三 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15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24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30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39
第 七 回	送官花贾琏戏熙凤	赴家宴宝玉会秦钟	47
第 八 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55
第 九 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飭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63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69
第 十 一 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75
第 十 二 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82
第 十 三 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87
第 十 四 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93
第 十 五 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99
第 十 六 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105
第 十 七 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114
第 十 八 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125
第 十 九 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33
第 二 十 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44
第 二 十 一 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50
第 二 十 二 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58
第 二 十 三 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67
第 二 十 四 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73
第 二 十 五 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182
第 二 十 六 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191
第 二 十 七 回	滴翠亭宝钗戏彩蝶	埋香冢黛玉泣残红	200
第 二 十 八 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208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220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画蔷痴及局外	230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237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246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受笞挞	253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259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268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278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286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298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306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314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326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	334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343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351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359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368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378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387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395
第五十回	芦雪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403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415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424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434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443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453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462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472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485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493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499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509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516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530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542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553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门	561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顰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567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578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587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595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604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614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623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631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643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654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664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姍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676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688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694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702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710
第八十三回	省官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闱薛宝钗吞声	720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729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738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747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754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762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顰卿绝粒	769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776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783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789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798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805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814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顰儿迷本性	822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830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841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848
第一〇〇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855
第一〇一回	大观园月夜惊幽魂	散花寺神签占异兆	861
第一〇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祸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870
第一〇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876
第一〇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884
第一〇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驸马使弹劾平安州	891
第一〇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897
第一〇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903
第一〇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910
第一〇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918
第一一〇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诤失人心	928
第一一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935
第一一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943
第一一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951
第一一四回	王熙凤历劫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959
第一一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965
第一一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973
第一一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981
第一一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990
第一一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999
第一二〇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1010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话说那柳家的听了这小么儿一席话，笑道：“好猴儿崽子！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有什么疑的！不要讨我把你头上的马子盖揪下来！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

小厮且不开门，又拉着笑道：“好婶子！你这一进去，好歹偷几个杏儿出来赏我吃。我这里老等。你若忘了，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也不答应你，随你干叫去。”

柳氏啐道：“发了昏的！今年不比往年，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奶奶了。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人打树底下一过，两眼就像那鷺鸡似的，还动她的果子！昨儿我从李子树下一走，偏有一个蜜蜂儿往脸上一过，我一招手儿，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见了。她偏的还看不真，只当我摘李子呢，就戾声浪噪喊起来，说又是‘还没供佛呢’，又是‘老太太、太太不在家还没进鲜呢，等进了上头，嫂子们都有份的’。好像谁害了馋痾等李子出汗呢，叫我也没好话说的，抢白了她一顿。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怎么不和她们要去，倒和我来要？这可是仓老鼠向老鸱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倒有！”

小厮笑道：“哎哟哟！没有罢了，说上这些闲话！我看你老人家从今以后就用不着我了？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将来呼唤我们的日子多着呢！只要得多答应她些就有了。”

柳氏听了，笑道：“你这个小猴儿精，又捣鬼了！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了？”

那小厮笑道：“不用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牵，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牵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差，里头却也有两个姐姐成个体统的。什么事瞒得过了我们！”

正说着，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儿，快传你柳婶子去吧，再不来，可就误了！”

柳家的听了，不顾和那小厮说话，忙推门进去，笑说：“不必忙，我来了。”一面来至厨房，虽有几个同伴的人，她们都不敢自尊，单等她来调停分派，一面问众人：“五丫头哪里去了？”

众人都说：“才往茶房里找她们姐妹去了。”

柳家的听了，便将茯苓霜搁起，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饌。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道：“司棋姐姐说要碗鸡蛋，炖得嫩嫩的。”

柳家的道：“就是这一样儿尊贵。不知怎么，今年鸡蛋短得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昨日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买办出去，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我哪里找去？你说给她，改日吃吧。”

莲花儿道：“前日要吃豆腐，你弄了些傻的，叫她说了我一顿。今日要鸡蛋，又没有！什么好东西？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不要叫我翻出来！”一面说，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说道：“这不是？你就这么厉害？吃的是主子分给我们的份例，你为什么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

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便上来说道：“你少满嘴里混诌！你妈才下蛋呢！通共留下这几个，预备菜上的浇头，姑娘们先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预备接急的。你们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没有好的，连鸡蛋都没了。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哪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别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劝她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肠子，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儿，敢自倒换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一处要一样，就是十来样。我倒不要伺候头层主子，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

莲花儿听了，便红了脸，喊道：“谁天天要你什么来，你说上这两车子话！叫你来，不是为便宜，却为什么？前日春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你怎么忙着还问肉炒鸡炒？春燕说荤的不好，才另叫你炒个面筋儿，少搁油才好，你忙着就说自己‘发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颠屁股儿似的，亲自捧了去，今儿反倒拿我做筏子，说我给众人听！”

柳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见的！不要说前日一次，就从旧年立厨房以来，凡各房里，偶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要添一样半样，谁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另添？有的没的，名声好听。算着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两只鸭子，一二十斤肉，一吊钱的菜蔬，你们算算，够做什么的？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还搁得住这个点这样，那个点那样？买来的又不吃，又要别的去！既这样，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份例！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到一个月现算倒好！连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儿来，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我，我倒笑起来了，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

‘吃不了五百钱的。这二三十个钱的事，还备得起。’赶着我送回钱去，到底不收，说赏我打酒吃。又说：‘如今厨房在里头，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盐一酱，哪不是钱买的？你不给又不好，给了你又没得赔的。你拿着这个钱，权当还了她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们心里，只替她念佛。没得赵姨奶奶听了，又气不忿，反说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发了小丫头子来寻这样，寻那样，我倒好笑起来。你们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哪里有这些赔的？”

正乱时，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说她：“死在这里吗？怎么就不回去？”莲花儿赌气回来，便添了一篇话，告诉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头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饭罢，忙吩咐小丫头子，在这里伺候，倘或姑娘叫着，便答应一声，不必提此事。一面说着，便带了两个小丫头们走来，见了许多人正吃饭，——见她来的势头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让坐。

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凡箱柜所有的菜蔬，只管扔出去喂狗，大家赚不成！”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抢上去，一顿乱翻乱掷，慌得众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说：“姑娘不要误听了小孩子的话！柳嫂子有八个脑袋，也不敢得罪姑娘。说鸡蛋难买是真。我们才也说她不知好歹，凭是什么东西，也少不得变法儿弄来。她已经悟过来了，连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

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语，方将气劝得渐平了。小丫头子们也没得摔完东西，便拉开了。司棋连说带骂，闹了一回，方被众人劝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自己咕唧了一回，蒸了一碗鸡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泼了地下。那人回来，也不敢说，恐又生事。

柳家的打发她女儿喝了一回汤，吃了半碗粥，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五儿听罢，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遂用纸另包了一半，趁黄昏人稀之时，自己花遮柳隐地来找芳官。且喜无人盘问，一径到了怡红院门首，不好进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远远地望着。

有一盏茶时候，可巧春燕出来，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哪一个，到跟前方看真切，因问：“做什么？”

五儿笑道：“你叫出芳官来，我和她说话。”

春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她做什么？方才使了她往前头去了，你且等她一等。不然，有什么话告诉我，等我告诉她。恐怕你等不得，只怕关了园门。”

五儿便将茯苓霜递与春燕，又说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补益：“我得了些送她的，转烦你递与她就是了。”说毕，作辞回来。

正走蓼溆一带，忽迎见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儿藏躲不及，只

得上来问好。林家的问道：“我听见你病了，怎么跑到这里来？”

五儿陪笑说道：“因这两日好些，跟我妈进来散散闷。才因我妈使我到红院送家伙去。”

林之孝家的说道：“这话岔了，方才我见你妈出去，我才关门。既是你妈使了你去，她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竟出去让我关门，是何主意？可是你撒谎？”

五儿听了，没话回答，只说：“原是我妈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这时，我才想起来了。只怕我妈错认我先去了，所以没和大娘说得。”

林之孝家的听她词钝色虚，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几个丫鬟对赖，没主儿，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蝉、莲花儿并几个媳妇子走来，见了这事，便说道：“林奶奶倒要审审她。这两日她往这里头跑得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干些什么事。”

小蝉又道：“正是，昨日玉钏姐姐说：‘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少了好些零碎东西。’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姐姐要些玫瑰露，谁知也少了一罐子，若不是找露还不知道呢！”

莲花儿笑道：“这我没听见。今日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

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事没主儿，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她，一听此言，忙问：“在哪里？”

莲花儿便说：“在她们厨房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灯笼，带着众人来寻。

五儿急得便说：“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

林之孝家的便说：“不管你‘方官’、‘圆官’！现有赃证，我只呈报了，凭你主子前辩去！”一面说，一面进入厨房，莲花儿带着，取出露瓶。恐还偷有别物，又细细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并拿了，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

那时李纨正因兰儿病了，不理事务，只命去见探春。探春已归房，人回进去，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探春在内盥沐，只有侍书回进去，半日出来说：“姑娘知道了，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

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到凤姐那边，先找着平儿进去回了，凤姐方才睡下，听见此事，便吩咐：“将她娘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不许进二门。把五儿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给庄子上，或卖或配人。”

平儿听了，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儿吓得哭哭啼啼，给平儿跪着，细诉芳官之事。平儿道：“这也不难，等明日问了芳官，便知真假。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还等老太太、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动，这不该偷了去。”五儿见问，忙又将她舅舅送的一节说了出来。平儿听了，笑道：“这样

说，你竟是个平白无辜之人，拿你来顶缸的。此时天晚，奶奶才进了药歇下，不便为这点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将她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只得带了出来，交与上夜的媳妇看守，自己便去了。

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又兼众媳妇也有劝她说：“不该做这没行止的事。”也有抱怨说：“正经更还坐不上来，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守！倘或眼不见，寻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们的不是！”于是，又有素日一千与柳家不睦的人，见了这般，十分趁愿，都来奚落嘲戏她。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竟无处可诉；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无茶，思水无水，思睡无衾枕，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

谁知和她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就撵她出门去。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悄地来买转平儿，一面送了些东西，一面又奉承她办事简断，一面又讲述她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处。平儿一一都应着，打发她们去了，却悄悄地来访袭人，问她可果真芳官给她玫瑰露了。袭人便说：“露却是给了芳官，芳官转给何人，我却不知。”

袭人于是又问芳官，芳官听了，吓了一跳，忙应是自己送她的。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宝玉也慌了，说：“露虽有了，若勾起茯苓霜来，她自然也实供。若听见了是她舅舅门上得的，她舅舅又有了不是，岂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们陷害了？”因忙和平儿计议：“露的事虽完了，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她说是芳官给她的，就完了。”

平儿笑道：“虽如此，只是她昨晚已经同人说是她舅舅给的了，如何又说你给的？况且那边所丢之霜，正没主儿，如今有脏证的白放了，又去找谁？谁还肯认？众人也未必心服。”

晴雯走来，笑道：“太太那边的霜，再无别人，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了，你们可瞎乱说。”

平儿笑道：“谁不知这个缘故？但今玉钏儿急得哭；悄悄问着她，她要应了，玉钏儿也罢了，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难道我们好意兜揽这事不成？可恨彩云不但不应，她还挤玉钏儿，说她偷了去了！两个人‘窝里炮’，先吵得合府皆知，我们如何装没事人？少不得要查的。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又没脏证，怎么说她？”

宝玉道：“也罢，这件事，我也应起来，就说是我吓她们玩的，悄悄地偷了太太的来了：两件事就都完了。”

袭人道：“这倒是一件阴骘事，保全人的贼名儿。只是太太听见了，又说你小孩子淘气，不知好歹了。”

平儿笑道：“这倒是小事。如今便从赵姨娘屋里头起了赃来也容易，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别人都不必管，只这一个人，岂不又生气？我可怜的是她，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儿’。”说着，把三个指头一伸。

袭人等听说，便知她说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说：“可是这话，竟是我们这里应了起来的为是。”

平儿又笑道：“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孽障叫了来，问准了她方好。不然，她们得了益，不说为这个，倒像我没本事问不出来，烦出这里来完事，她们以后越发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

袭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

平儿便命一个人叫了她两个来，说道：“不用慌，贼已有了。”

玉钏儿先问：“贼在哪里？”

平儿道：“现在二奶奶屋里呢，问她什么应什么。我心里明白，知道不是她偷的，可怜她害怕，都承认了。这里宝二爷不过意，要替她认一半。我待要说出来，但只是这做贼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窝主却是平常，里面又伤了一个好人的体面，因此为难。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大家无事。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还是怎样：要从此以后，大家小心存体面，这便求宝二爷应了；要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不要冤屈了好人。”

彩云听了，不觉红了脸，一时羞恶之心感发，便说道：“姐姐放心。也不用冤屈好人，我说了吧，也别带累了无辜之人。伤体面，偷东西，原是赵姨娘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与环哥儿是情真。连太太在家我们还拿过，各人去送人，也是常有的。我原说嚷过两天就罢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一概应了完事。”

众人听了这话，一个个都诧异她竟这样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如今也不用你应，我只说我悄悄地偷的吓你们玩，如今闹出事来，我原该承认。我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大家就好了。”

彩云道：“我干的事，为什么叫你应？死活我该去受。”

平儿、袭人忙道：“不是这样说，你一应了，未免又叨登出赵姨娘来，那时三姑娘听了，岂不又生气了？竟不如宝二爷应了，大家无事。且除这几个人，皆不知道，这样何等干净！但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么，好歹等太太到家。那怕连房子给了人，我们就没干系了。”彩云听了，低头想了一想，只得依允。

于是大家商议妥贴，平儿带了她两个并芳官来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儿，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地教她说系芳官所赠，五儿感谢不尽。平儿带她们来至自己这边，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押解着柳家的等够多时。林之孝家

的又向平儿说：“今日一早押了她来，恐园中没人伺候姑娘们饭，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们的饭呢。姑娘一并回了奶奶，她倒干净谨慎，以后就派她常伺候吧。”

平儿道：“秦显的女人是谁？我不大相熟啊。”

林之孝家的道：“她是园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没什么事，所以姑娘不大认识。高高儿的孤拐，大大的眼睛，最干净爽利的。”

玉钏儿道：“是了。姐姐，你怎么忘了？她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婶子。司棋的父亲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她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

平儿听了，方想起来，笑道：“哦！你早说是她，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连前日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儿，是宝玉那日过来和这两个孽障不知道要什么的来看，偏这两个孽障怙他玩，说：‘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瞅着她不提防，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这两个孽障不知道，就吓慌了。如今宝玉听见带累了别人，方细细地告诉了我，拿出东西来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宝玉外头得了的，也曾赏过许多人。不独园内人有，连妈妈们讨了出去给亲戚们吃，又转送人。袭人也曾给过芳官之流的人。她们私情，各自来往，也是常事。前日那两婆还摆在议事厅上，好好地原封没动，怎么就混赖起人来？等我回了奶奶再说。”说毕，抽身进了卧房，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

凤姐儿道：“虽如此说，但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揽事情。别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给他个炭篓子戴上，什么事他不应承？咱们若信了，将来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还要细细地追求才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加拷打，只叫她们垫着瓷瓦子跪在太阳底下，茶饭也不要给吃，一日不说跪一日，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苍蝇不抱没缝儿的鸡蛋，虽然这柳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儿，人才说她。虽不加贼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里误的，到底不算委屈了她。”

平儿道：“何苦来操这心？得放手时须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不施恩呢！依我说，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份心，终久咱们是回那边屋里去的，没的结些小人的仇恨，使人含恨抱怨。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如今趁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

一席话说得凤姐儿倒笑了，道：“随你这小蹄子发放去吧！没的我才清爽些，又淘气。”

平儿笑道：“这不是正经？”话毕，转身出来，一一发放。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话说平儿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若是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乱折腾起来，不成道理。如今将她母女带回，照旧去当差，将秦显家的仍旧遣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说毕，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上前磕头。林家的就带回园中，回了李纨、探春；二人都说：“知道了，能可无事，很好。”

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只兴头了半天，在厨房内正乱接收家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许多亏空来，说：“粳米短了两担，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炭也欠着额数。”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礼，悄悄地备了一篓炭，五百斤木柴，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又打点送账房儿的礼；又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说：“我来了，全仗你们列位扶持。自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顾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顾些。”

正乱着，忽有人来说：“你看完了这一顿早饭，就出去吧。柳嫂儿原无事，如今还交与她管了。”秦显家的听了，轰去了魂魄，垂头丧气，登时偃旗息鼓，卷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去了许多，自己倒要折变赔补亏空。连司棋都气了个直眉瞪眼，无计挽回，只得罢了。

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被玉钏儿吵出，生恐查问出来，每日捏着一把汗，偷偷地打听信儿。忽见彩云来告诉说：“都是宝玉应了，从此无事。”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

谁知贾环听如此说，便起了疑心，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了出来，照着彩云脸上摔了去，说：“你这两面三刀的东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肯替你应？你既有担当给了我，原该不与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诉了他，我再要这个，也没趣儿！”

彩云见如此，急得赌咒发誓，至于哭了，百般解说，贾环执意不信，说：“不看你素日之情，我索性去告诉二嫂子，就说你偷来给我，我不敢要。你细想去吧！”说毕，摔手出去了。

急得赵姨娘骂：“没造化的种子！这是怎么说！”气得彩云哭了个泪干肠

断，赵姨娘百般地安慰她：“好孩子，他辜负了你的心，我横竖看得真。我收起来，过两日，他自然回转过来了。”说着，便要收东西。彩云赌气一顿包起来，趁人不见，来至园中，都撒在河内，顺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气得夜间在被内暗哭了一夜。

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原来宝琴也是这日，二人相同。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热闹，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换的寄名符儿；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并寿星、纸马、疏头，并本命星官、值年太岁、周岁换的锁儿。家中常走的男女先儿来上寿。王子腾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袜，一百寿桃，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薛姨妈处减一等。其余家中尤氏仍是一双鞋袜；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扣合堆绣荷包，里面装一个金寿星，一件波斯国所制玩器。各庙中遣人去放堂舍钱。又另有宝琴之礼，不能备述。姊妹中皆随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诗的，聊为应景儿而已。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毕，冠戴出来，至前厅院中，已有李贵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宝玉炷了香，行了礼，奠茶烧纸后，便至宁府内宗祠祖先堂两处行毕了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过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一顺到尤氏上房，行过礼，坐了一回，方回荣府。先至薛姨妈处，薛姨妈再三拉着，然后又见过薛蝌，让一回，方进园来。晴雯、麝月二人跟随，小丫头夹着毡子，从李氏起，一一挨着，比自己长的房中到过，复出二门，至四个奶妈家，让了一回，方进来。虽众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轻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故此皆不磕头。

歇一时，贾环、贾兰等来了，袭人连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床上。

方吃了半盏茶，只听外头咕咕呱呱，一群丫头笑了进来，原来是翠墨、小螺、翠缕、入画，邢岫烟的丫头篆儿，并奶子抱着巧姐儿，彩鸾、绣鸾八九个人，都抱着红毡子笑着进来了，说：“拜寿的挤破门了，快拿面来我们吃！”刚进来时，探春、湘云、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

宝玉忙迎出来，笑说：“不敢起动。——快预备好茶！”进入房中，不免推让一回，大家归座。

袭人等捧过茶来，才吃了一口，平儿也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回进去，说不能见我，我又打发人进去让姐姐的。”

平儿笑道：“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不得出来回你。后来听见又说让我，我哪里禁当得起？所以特给二爷来磕头。”

宝玉笑道：“我也禁当不起。”袭人早在外间安了座让她坐。平儿便拜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儿便跪下去，宝玉也忙还跪下，袭人连忙搀起来；又拜了一拜，宝玉又还了一揖。

袭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

宝玉道：“已经完了，怎么又作揖？”

袭人笑道：“这是她来给你拜寿；今日也是她的生日，你也该给她拜寿。”

宝玉听了，喜得忙作揖，笑道：“原来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儿赶着也还了礼。

湘云拉宝琴、岫烟说：“你们四个人对拜寿，直拜一天才是。”

探春忙问：“原来邢妹妹也是今日？我怎么就忘了！”忙命丫头：“去告诉二奶奶，赶着补了一份礼，与琴姑娘的一样，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丫头答应着去了。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

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几个生日。人多了，便这等巧。也有三个一日的，两个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过，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她福大，生日比别人都占先。——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冥寿。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们娘儿两个遇得巧，三月初一是太太的，初九是琏二哥哥。二月没人。”

袭人道：“二月十二日是林姑娘，怎么没人？只不是咱家的人。”

探春笑道：“你看我这个记性儿！”

宝玉笑指袭人道：“她和林妹妹是一日，她所以记得。”

探春笑道：“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平儿的生日，我们也不知道，这也是才知道的。”

平儿笑道：“我们是哪牌儿名上的人？生日也没拜寿的福，又没受礼的职分，可吵嚷什么，可不悄悄地就过去了吗？今日她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礼去吧。”

探春笑道：“也不敢惊动。只是今日倒要替你过个生日，我心里才过得去。”

宝玉、湘云等一齐都说：“很是。”

探春便吩咐了丫头：“去告诉她奶奶说：我们大家说了，今日一天不放平儿出去，我们也大家凑了份子过生日呢。”

丫头笑着去了，半日回来说：“二奶奶说了，多谢姑娘们给她脸。不知过生日给她些什么吃？只别忘了二奶奶，就不来絮聒她了。”众人都笑了。